

曹禺戲劇集

V

燒

文化生活出版社

曹 禺 戲 劇 集

第 五 冊

蛻 變

有 版 權 禁 翻 印

實價國幣二十元整

著 者 曹 禺

編 者 文 季 社

發 行 者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中北路一一九號之二十三

重慶民國路廿一號

成都陝西街一三八號附五號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刷 廠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桂二版

蛻變
四幕劇

獵

變

四幕

七 醫 生 十 五 歲

張 德 一 物 師 學 員 五 十 十 歲

夏 德 一 醫 生 女 學 醫 生 十 十 歲

秦 仲 宣 一 省 立 傷 兵 醫 院 院 長 三 十 九 歲

劉 德 一 醫 生 女 學 醫 生 十 十 歲

「偽組織」——與秦院長姘識的婦人，年約二十八。

胎 育 一 醫 生 男 學 醫 生 三 十 四 歲

馬 登 科 一 醫 院 的 庶 務 主 任 秦 院 長 外 甥 年 三 十 二 歲

丁 昌 一 丁 太 夫 之 子 十 十 歲

况 西 堂 一 醫 院 的 祕 書 五 十 一 歲

丁 大 夫 一 自 己 做 人 的 子 孫 十 十 歲

况 太 太 一 况 西 堂 妻 將 近 四 十

劉 德 一 醫 生 女 學 醫 生 十 十 歲

孔 秋 萍 一 醫 院 的 錄 事 二 十 九 歲

孔 秋 萍 一 孔 秋 萍 妻 二 十 六 七

謝 宗 奮 一 醫 院 的 公 務 員 年 二 十 七

董 德 一 醫 生 女 學 醫 生 十 十 歲

吳 靜 儀 一 醫 院 的 女 職 員 三 十 開 外

鄭 榮 忠 一 醫 生 女 學 醫 生 十 十 歲

陳秉忠——醫院的司藥，三十四歲。

范興奎——醫院聽差「僑組織」的遠親，三十五歲。

韓媽——「僑組織」的女僕，五十幾歲。

田奶媽——馬主任少爺的奶媽，二十幾歲。

河南傷兵——三十整。

丁大夫——自動加入後方醫院的女醫師，三十七歲。

丁昌——丁大夫之獨子，年十七。

胡警官——醫院的警官，三十四歲。

陸歲——醫院的女看護，十八歲。

夏舞如——醫院的女學習看護，十七歲。

梁公仰——視察專員，五十七歲。

小傷兵——十七整。

徐國士——改組後的醫院護士，二十八。

溫宗書——改組後的醫院副院長，三十二歲。

光行健——改組後的醫院職員，二十三歲。

朱強林——梁專員的勤務兵，十九。

梁公祥——梁專員的遠房哥哥，六十四。

李鐵川——負傷管長，三十四歲。

赫占奎——李營長的衛兵，四十五。

李有才——醫院僕役，三十歲。

張營副——李營長的營副，三十六歲。

護士甲

護士乙

劉士乙

劉士甲

張德福——李營長前營區三十六歲

李官本——營總務長三十歲

張白奎——李營長前營區四十五歲

李德川——黃營長三十四歲

張公輔——張軍員前營區六十四歲

張德林——張軍員前營區五十歲

張子德——張營長前營區三十三歲

張宗普——張營長前營區三十二歲

張錦士——張營長前營區二十人

時間

第一幕 後方某小城，XX省立傷兵醫院的臨時辦公室內。

——二十七年一月中旬，某日早八時左右。

第二幕 仍在前幕該醫院內，丁大夫的診斷室。

——同日，下午一時半。

第三幕 前綫的後方，某縣城內，改組後開赴前綫的XX醫院內的一間寢室。

——二十八年六月間。

第一場 端陽節前半月，某日晨九時。

第二場 端陽節日近晚八時。
——二十八年四月某日十一時。

第三場 翌日晨四時三刻。
——對大醫調治病室內。

第四事 後方××大城，在該後方醫院的接待室內。

第三事 翌日星期四三時。
——二十九年四月某日上午十一時。

第二事 翌日星期五八時。

第一事 該國領事館中，某日某大和。

——二十八平六月間。

第三事 前錄由對式某縣城內之縣公開發前錄由××縣城內由一簡。

——同日午平一和半。

第二事 前錄由對式某縣城內之大夫由前錄室。

——二十九年一月廿五日某日早八和五。

第一事 對式某小縣××省立吳興縣公署內。

新聞

第一卷

卷一

7

諒不計入內數

(南京失守前數月，許多機關倉皇搬到後方來。於是一個省立的後方醫院，也隨着值亂的人羣，奉命

公派員到後方，召集資資，辦理後方醫院。只收資資，而無一人，由喜感，我縣本是縣城，不

南京失守前數月，許多機關倉皇搬到後方來。於是一個省立的後方醫院，也隨着值亂的人羣，奉命

遷移到後方一個小城。院長，醫官，職員，差役都扶老攜幼，帶了他們所能搬運的箱子，櫃子，碗兒，碟兒，以及

公文檔案，醫藥用品，輾轉流徙，逃到數千里外的一個異鄉。

縣城小，住屋難覓。在大城市住久了的職員家屬，乍到內地，生活非常不慣，就跟着醫院機關混在

道，同在一位大地主的舊宅內居住。後來傷兵又陸續開到，大家祇得讓出前院做爲病房。所以強在

後院擠下的少數與院長有親舊關係的職員家屬，男女老小約有二十三十人，都擠在一座小樓裏，如同

筒鐵閣，罐頭鹹魚。

搬來幾將三整月了。剛到的時候，大家的情緒頗爲激昂，組織宣傳隊，訓練班，全院的人都精神抖擻，

十分活躍。過了不久，上面的人開始和當地士紳往來密切，先備酒打牌，酒後來便互相勾結，做國難生

「主客相約」有雖同官，有福同享。」於是在下面的也逐漸解怠，至於苟且。久之全院的公務人員彷彿成了一座積滿塵垢的老鐘，起初祇是工作遲緩，以後便索性不動。

縣城地處偏僻，死氣沉沉，報紙半月纔能來一次，好不容易盼到了，又多半是令人氣短的軍事消息。而且交通不便，公事無從推動，因爾沮喪，失望的空氣，蔓延到全院。好的職員不過是情緒消沉，壞的就胡作非為，鬧上數下。

原來抗戰以前，院中行政上的一切設施，俱無一定的制度。到了現在，搬到這個窮鄉僻壤，「天高皇帝遠」，院裏更缺乏「守法」的精神。從院長起，他用人辦事但憑他自己一時的利害喜怒為轉移。下屬會逢迎，得到他的信任，便可以任意越權，毫無忌憚；不得他的歡心的，就只能在院內乾吃塵灰，甚至如果貢獻責任，反遭申斥。

公務員既無人勇於負責，官職的進退，也只好看院長的喜惡。一人的喜怒好惡本是捉摸不定的，（何況還測長官心理的工作，已大有人搶。）多數職員只好委委曲曲，嚙着冬眠的蟄虫，凡事不問不聞，絕不作春天的指望。

舉，人亡政息。」而自己實施起來，正是「行動自由，動，法律自法律。」我乎在勢當權的人，此種教訓，事，對於「負責」、「守法」兩點，自己絕對無需以身作則，推己及人的。

來的大抗戰只半年在這個小小的病院裏歷來行政機構的弱點俱一一暴露出來迫切等待政府並不姑息地與以威厲的鞭策糾正和改進。

一件一件濕漉漉的衣裳。牆紙發霉，敗漆斑斕的舊木器也潮膩膩的，清晨六點鐘，小樓上還繼續響着清脆的竹牌聲。樓下辦公室圍無一人。由正中一排腐朽的雕花木窗望出，空氣濛濛的，天空斜吹一方清冷的烟雨。時爾風聲峭厲，疎落的枝極微微發抖，簷前一串雨滴墜珠似地急流下來。

老林說這是辦公室，確實也不十分像。竹製的檔案箱，四面亂堆，上放盆兒，罐兒，醬油瓶，洋鐵筒，汽車上的小零件，還有壁上預備老范——辦公室的聽差——睡在此處用的鋪蓋捲，零零碎碎，針兒，帽兒以及各位

小少爺偶爾把辦公室當做「遊擊陣地」，遺忘在此處的玩具都橫七豎八地陳列起來。書桌上的公文表格，報費堆積如山，有幾疊蒙滿了塵土。時時隔壁傳來空屋彈棉花的聲音，單調而遲緩，有如一個衰弱的老人在嘆息。

其實這是一間穿堂屋，掀開左門（以舞台左右爲標準）的棉布簾進去，再步出直對的右門，適上頭巍巍的樓梯，就可以走進院長的寢室，和其他少數職員家屬簇居一處的幾間木板屋。人們都好走這條避雨納穿堂路，固然小樓的交通並不單靠這條要道來維持。靠左門前釘起一條可以自由拉動的白幔帳，幔前放下由房東借來的半洋書桌和太師椅。那只是爲院長虛設辦公的地方，實際上的行政，多半在樓上院長的床邊私下交待。近左牆靠後是其他職員們的辦公桌椅，和對面窗前幾張竹製書案同湊來的木凳彷彿還能對視。右門前側，倚着牆橫擺幾張靠椅。几上按放舊棉絮套好的茶壺一把，孤零零只有一隻，隻碗配搭，其餘的散見在角落裏和書案上。

果廳上擺了些醫院的統計表格和插信的藍布袋。在院長辦公桌之上，還懸了一張空椅，中毒緊愈治療法的圖解，其系脾敗色和院長桌上的一具破舊的病體模型，互爲輝映。總之，達到屋來令人感觸一種

衣雲和絲襪子。雜亂以至於荒唐的印象。尤其刺目的是橫在眼前，兩根竹竿上五顏六色的女人的換洗

衣雲和絲襪子。

（大）雨在落隔壁房東家裏一直不停地彈着棉花，遠遠彷彿有人在咳嗽。

輕悄悄右門外掀起棉簾緩緩踱進來孔秋萍——一個專司抄寫的小職員。孔先生生來一副單薄

相身材矮小，鼻孔，吊眉毛，蒼白瘦削的臉，生着微微的鬍鬚，穿一件恰合身量的綢面棉袍，衣領都有些

污損白襯衣袖翻轉來也黑糊糊的他脚下淡青薄呢鞋上面絲綢帶扎緊了，腿手裏提着一雙由大城市

帶來的套鞋。雖然是一個逼近三十歲的人，臉皮依然光嫵嫵的，藏滿污垢的頭髮塗了膏，依稀留得昔日

一點花花公子的風韻。他的妻室是一位家道中落而善於用錢的舊式小姐，頗鄙薄他潦倒以後的姿

態。縮模樣以是二人相互不滿當起勁，孔先生頗好吹噓喜感，否人物話多是非也多。陰雨天常聽見他

在辦公室裏高談闊論，不能自已時而說溜了嘴，便莫明其妙地吹得天花亂墜，圖個嘴頭快活。在坐同

僚有時唯唯否否，有時却故意挑引，拿他湊趣。孔先生照例視為得意，不以為忤。於是最近馬主任——

一個以幹練自命的院長親戚——忽然叫他做「屁」，但這個綽號他恨之入骨，平日他就因懼人卑